隋書

一七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事業譯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譯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譯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

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謨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効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

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

黜以懲風軌上以譔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廓然向風深革其弊譔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所在州縣録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譔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為四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

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

賜姓劉氏秦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安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

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
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
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
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
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
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
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
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鏁之送至城下使謂
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
來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
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
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幷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
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
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
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
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

貞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愨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

政由是出爲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啓辟爲參軍轉
法曹及啓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琮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
高祖懼巋有異志及琮還遣謂琮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
懼梁主弈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
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琮手而別時梁之將
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疑以爲不可會琮至自長安具申
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

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崤函之群功業莫
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
以爲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
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
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
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
其變巋深以爲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
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
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爲晉王廣納妃于梁莊
因是往來四五及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

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爲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爲輕己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內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

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樂進丸藥不稱旨戌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

朕忽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旣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長史入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勅追王已淹時

月令乃遷延未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內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顯王自討之秀乃從

徵秀廢之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強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焜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率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摠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

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
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
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
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
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
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
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
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
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
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

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

人知局分家識康聰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将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将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宫留守其年恒山賛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

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壟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歷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爲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

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覩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矣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共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

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甞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為黄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東士燹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為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為考功河東裴鏡民為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為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史

虔威性聰敏涉獵群書其世父嵩之謂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爲太尉中兵叅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爲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爲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虔威爲刑獄叅軍累遷爲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内張衡甚見禮重晉邸稱爲二張焉及王爲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煬帝即位授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治稱爲幹理虔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

來謁見帝問虔威曰其首立者爲誰虔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虔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虔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踈未幾卒官有子奕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爲秦州摠管選爲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滎毗

滎毗字子諶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器量涉獵群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內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內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世號爲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爲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絕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

覺遁歸關中長史勃海高義明謂毗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

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言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參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說

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爲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芻蕘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輟旒纊覽臣所謁昔軒轅馭曆旣緩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

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爲東晦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爲著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

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雖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嘗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治

中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
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
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
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
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
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
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
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
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
黜陟合理襃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

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爲真偽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獎賢能詞氣偘然觀者屬目頗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

彥謙對之如響頻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
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頻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
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
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
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
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
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内
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
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

窮極侈麗天下失望文漢王構逆羅罪者多差謙見銜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踈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懼憲章不敢怠慢國家祗承靈命作民父毋刑賞曲直升聞於天夤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揚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王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

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揚諒之

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
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
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
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
奔慾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
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懷寵稱
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
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徭
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
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

壅蔽懷私徇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
幹持於已非宜即加擯壓尚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
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
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
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
高聽卑監其淫僻故捴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
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為務
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
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
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

干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
雲就日仁孝風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揔統淮海威德
日新當辟曆之符遐邇僉屬讚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
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民
非有構怨本朝弃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頑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點皇猷是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粵
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
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来之憲
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貽罪譴忝
豢眷遇輙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銜得書歎息而不

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
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
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
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
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
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
敢爲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
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爲執政
者之所嫉出爲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
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

產素𣪊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惻愴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彦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剋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

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必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栭梲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事歷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講武賦於坐奏之

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略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蓋因時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於御朽至如昆吾遠贄肅昚貢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具胄雍弧之用犀渠闕鞏之殷鑄名劒於尚方積琱戈於武庫熊羆百萬貔豹千群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

於農隙有事春蒐含爵策勲觀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延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德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爲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

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群分膺籙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爲君既濟寛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設覆南伐盛於唐勲彼周干與戛戚粤可得而前闡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爲武戡定艱難平壹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德諒重規而襲矩惟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敘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

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
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
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
樂和刑清政肅西臮析支東漸蟠木鼇圖諜而効祉漏川
泉而禔福在靈覿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至治之隆平
猶戒國而強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
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
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導旬始以前驅伏鉤陳而
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虬
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劒

騎而來往指攝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款黃山而北上隱圓闕之迢遰届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晚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靜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蘊龍韜之妙筭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顏於庸蜀躪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彏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虁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卞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

川谷而橫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聳劍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爲仇九攻旣決三略已周鳴鐲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殄燕山而戮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蹕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爲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爲五

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詠未幾拜
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柳顧言博學
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
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
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
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輒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
委任當爲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
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
裴矩御史大夫裴蘊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
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

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爲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爲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爲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荅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諸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没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

知也嘗遣大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
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
曰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
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
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
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
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世基見帝色
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縁來至帝
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
運善達遂爲群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世

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爲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嘗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没肅弟熙大業末爲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

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蘊

裴蘊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

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爲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爲樂戶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疏闊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爲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爲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

代輸賦役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蘊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

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源其情意深爲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稺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謗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

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群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內奴賊及山東歷山飛張金稱等頭別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蘊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蘊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

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賓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蘊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學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蘊嘆曰謀及播郎竟悞人事遂見害子惜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佗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爲司州牧辟爲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馳召之叅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楊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

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

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搆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

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

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
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
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
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四
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
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
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
漢相踵西域為傳戶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
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
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

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
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
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
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
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
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
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
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
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崐崘而躍馬
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

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
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
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
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
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
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轉民
部侍郎未視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
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
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
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

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
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
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
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
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祿大
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
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
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
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
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

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
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輒以聞
自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
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懸遠所
以城伊吾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
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爲射匱
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
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
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
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

別爲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祿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

常無賦稅之鄉皆以是爲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

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醼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静遥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

方可平定矩復起視事俄而驍衞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
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
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
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
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
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
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
皆集宮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
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
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

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関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悅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説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

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
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羇旅特
蒙任遇叅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
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
藴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
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
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
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
朝伊吾獻地聚粮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

也

列傳卷第三十二　隋書六十七

列傳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特進臣魏　徵　上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戶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別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

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既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戶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

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絕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愽考群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爲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冕旒致子來於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

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
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
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
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
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
洛食辨方面勢仰禀神謀敷土濬川爲民立極兼聿遵先
言表置明堂爰詔下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
汶水之靈圖訪通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緫集衆論勒
成一家昔張衡渾象以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爲
千里臣之此圖用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

經構之旨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說事不經見今錄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略刱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

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寬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讎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黃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宮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

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雝赤

綴戶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宮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呂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宮法九州

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
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
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
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
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
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內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
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
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
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

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
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大
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
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
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
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
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
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牕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
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

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㽚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

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璧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璧水外門在水內迴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

俎豆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內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宮城處所乃在郭內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總撰今圖其様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

光祿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

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

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

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户及長儀貌矜嚴頗

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隷尤善畫

爲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

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侍東宮數以

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

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
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
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
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
放免為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
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
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
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
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
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

此起於秦遂爲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
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
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
議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
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
乘開皇平陳因以爲法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以爲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
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
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殿內丞從
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

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宮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內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內監

何稠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絕
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
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爲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
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歷太府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
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爲之稠錦既成踰
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絕瑠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
以綠瓷爲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
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
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鏁崇以詣
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

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

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旣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楊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

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

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別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祿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工部尚書化及敗陷

于竇建德建德復以爲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大
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強明有
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
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
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爲能大業時有黄亘者不知何許
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
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爲何稠先令
亘袞立樣當時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
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

當時制度咸取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何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列傳卷第三十三　　隋書六十八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

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度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內廚及東宮諸主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

表指示群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
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
十里鏡徹齊氏以爲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
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
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
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午爲鶉火以明火德
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
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
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
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紫葉汶水得神龜

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版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熒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

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 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豪至尊將登 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黃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爲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爲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爲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爲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

爲酉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
以黒者周色黒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五帝趙陳
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
玄說陵當爲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
爲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
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
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
氂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
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
圖云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

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
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者為陳留
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
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
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
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
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
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
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
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

南狀如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廻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衞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大起

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

也王用享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者貧之當爲眞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眞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

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曆數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隋協靈圖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曲

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治定天下

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
卦之術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
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
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
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
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
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
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
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
也嬉興也言群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

以於皇叅持帝通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悅以劭為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

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盖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開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哥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

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

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侍實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

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寛大未有以謝天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勑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沒無聞初撰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

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爲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楊祖昂父君正俱爲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

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
爲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
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
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
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
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
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
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
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
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

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內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別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呂合

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
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
陰陽律吕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寶曆之元今
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
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悦
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
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
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
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
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勳以

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曆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已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爲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其後

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復
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聞皇天輔德皇天
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
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爲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
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曆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
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按去
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
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
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牆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
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

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歲星主福德類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幢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贊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㝢東殄五狄於北溟

告成岱岳無爲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秘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晤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爲河朔清

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顚其家聲良可歎
息

列傳卷第三十四　隋書六十九

特進臣魏　徵　上

楊玄感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纖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

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趍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

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齎物千段禮
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
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
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爲逗遛不時進發
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
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
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
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
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索
男夫於是取驅布爲牟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

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眾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眾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眾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

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
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
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
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
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絶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青盜
賊於是滋多所在脩治民力爲之凋盡荒湎酒色子女必
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
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
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
爲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

爲我輔弼之惡子孫爲我屛黜之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發此謠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趍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僞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

咤所當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棱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

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盤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

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
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
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
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
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奬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
丞周琁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
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
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
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爲
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城遇玄

敗兵漸潰散爲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爲幽州總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

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
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
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
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
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
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
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
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巳來此言
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
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

麾六軍肅然帝大悦曰公眞武侯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元淑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踈誕不治產業家徒壁立後數歳授驃騎

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咲元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數日復造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願爲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爲妻連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珍玩元淑遂爲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

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爲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幷授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

則爲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
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
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斛斯政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
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爲親衛後以軍功授儀
同甚爲楊素所禮大業中爲尚書兵曹郎政有風神每奏
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弟俱與之
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罪廢帝
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國多務政處斷

辯速稱爲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

劉元進

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

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

乇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爕管
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逼之相持百餘日爲緒所敗保
於黃山緒復破之爕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
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
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
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
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
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
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
進之衆懼燒而退世充簡銳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太半自

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爲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爲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李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物爲已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賙贍親故養客禮賢無所愛惜與楊玄感爲刎頸之交後更折節下帷耽學尤

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史記漢書勵精忘勌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陰遣家僮至京師召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資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

齋哉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
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
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
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
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
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
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
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
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
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所誤矣請

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
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爲虜矣後玄感
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
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
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
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
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
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咲而止
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
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

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陝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閒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鄰人所告遂捕獲因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葅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

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逼市酒食每讌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

趙也縣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懷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逭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

且狠可一戰而禽爲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昏主蒙塵播揚吳越蝟毛競起海內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群凶豈可求食草間常爲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畝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

爲後殿得倉之日當別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
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
倉恣民所取老弱繈負道路不絶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
恭率步騎二萬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
於是推密爲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
下豫州東都大懼讓上密號爲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
固請乃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爲左
長史邴元眞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
司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
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

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兵二萬餘人襲廻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段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廻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廻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

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爲上策但民望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觀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銳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爲流矢所中臥於營內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廻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

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黃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他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爲大冢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爲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爲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爲宴樂密具饌以待之

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世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

其城下寇簡銳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卻自相蹈藉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沒於陣世充僅而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

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皁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顯舉朝莫二荷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瞻之忠誠乃爲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爲帝王斯
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
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
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敝其衆
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
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
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
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
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
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密以軌爲滑州總管密引

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爲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温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銳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温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

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爲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

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瀉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

裴仁基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囚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

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録仁基見强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

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鬭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觀其敝彼求鬭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竊歎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及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刼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

然後出越王伺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董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吳不朝旣爭長於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群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爲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踐丕基阻伊洛而固

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曆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椎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流求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爲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群下足以轥轢軒唐奄吞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內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以力屈者以畏懦受顯

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群盜多出廝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產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爲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横陣星離棊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魂褫氣懾望絕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

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絶宗廟爲墟夫以開
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戸口之衆寡筭
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虚實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
之方嵩岱曽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
則勾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
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爲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
郄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爲無
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
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
守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群臣

如寇讎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爲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群盜並興百殃俱起自絕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群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

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蹙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列傳三十五　隋書七十